

廣州市原副市長梁尚立於九月十六日以九十一歲高齡駕鶴西去。梁尚立是在港工作商界地位高，人皆稱他「立叔」。

解放前，我從香港回廣州學習和工作，早已知梁尚立是廣州市工商聯主席，原以為他是赫赫有名的廣州大商業界的一小開，他是名副其實的工商界人士，殊不知，梁尚立早年就投身革命，抗日戰爭初期，他就是珠江三角洲抗日游擊隊吳動司令的部下。這件事是曾任吳動的秘書——香港《文匯報》駐廣州辦事處負責人簡捷告訴我的，令我對立叔肅然起敬。

改革開放後的一屆廣州市人民代表大會，梁尚立被選為廣州市副市長。我作為香港《大公報》駐廣州記者，隨即訪問立叔，請他談談對改革開放的見解。立叔侃侃而談，極之隨和，他認為經過三十年開放，百業待興，中國只有走改革開放的路才有希望。文章在《大公報》發表後，贏得廣泛好評。立叔支持改革開放，身體力行。其時，廣州籌建五星級的中國大酒店，邀請港商參與投資興建，立叔奔走穗港間，與香港著名工商界人士胡應湘等，推心置腹，不遺餘力促成其事。

在中國大酒店興建過程中，廣州有一些目光短淺的人在背後嘖嘖，風言風語，胡說與港商合作建五星級酒店，我們「吃虧」下一塊地皮，何來「吃虧」。後來，他詳述中國大酒店興建的過程，由我執筆向全國工商聯寫了一份報告。

王兆慶

# 立叔其人其事

## ——追思梁尚立



人與事

立叔講到當年在培正中學求學時，同學中有一名叫他同父異母的細佬，起初兩人彼此互不相識。有一回，兩家的保姆一起送湯來給他們喝，兩家的保姆是不相識的，就拉了立叔和他細佬一起喝湯。立叔講了一個笑話，他說：「呢位細佬，知道我姓梁，居然問我：『你老豆有冇鬍鬚？』立叔接着說：『在梁培基家，我在男仔中排第十五，呢位細佬，你應該稱呼我為十五阿哥才對。』」

家兄王兆慶（香港中僑出入口商會創會會長）與立叔相交半個多世紀，親密無間，素知立叔正直，坦誠相見，樂於助人，事必親力親為。家兄有個大兒子在上海，隨親友到西北西寧市數年，欲回港與父母團聚，經西寧市公安局出境證明。然到了深圳邊防竟不讓出境。大侄兒返回廣州找到我：原來是赴港出境證明，不必立即坐飛機去西寧。」我認爲此事應找立叔。果然，立叔一知此事，即刻前來，問清情況，原來是西寧邊防地區，一年都沒有赴港人員，故未題出境期限，小事也。立叔和有關部門疏通，終於順利成行。這件事雖小，我想非立叔幫忙，都幾難辦成。家兄爲此，再三道謝，立叔說：「區區小事，何足掛齒。」

# 古人書事

代淑蓉

據史料記載，《資治通鑑》的作者司馬光《惜書》如命，每次看書之前，他都會反覆的擦洗桌面，除淨灰塵，鋪上薄紙，然後才肯把書平放在上面恭恭敬敬地閱讀。每看完一頁，他都會先用大拇指輕輕地捏起書邊，再慢慢地一翻而過，幾十年如是。凡是閱讀過的書，毫無褶皺的痕迹。

其書，司馬光「惜書」並非是古代讀書人的個案。因爲在古人看來，讀書是一件再神聖不過的事情，是容不得有半點懈怠的。但凡家境較爲優越的讀書人，捧書閱讀之前，必先沐浴淨身，這是不爲不可少的讀書程序。同樣不能省略的還有焚香，在香霧繚繞的書房裡讀書，實在不失爲一種享受。而對於貧困的讀書人來說，雖沒有淨身焚香的條件，但他們在讀書前同樣也會淨身，生怕弄髒了書本。富也好，窮也罷，凡讀書者，都會將几案整理得潔淨端正，書冊一定要放整齊。而閱讀之時，正身體，對書冊，仔細地讀。東倒西歪的讀姿，是絕對不能容忍的。

古人讀書時，還有沏茶品飲的高雅習慣。品茶可以清心，讀書可以明智。書卷在手，清茶在杯，書香與茶香交匯在一起，令人心曠神怡，物我兩忘。看好書，品好茶，於古人，都相當的重要。「活水還須活火烹，自臨澗石取深清」便是大文豪蘇東坡對煮茶品茗頗有建樹的深刻領悟。喜書之人，大多都有做筆記的習慣，古代的讀書人也不例外。南北朝時的任末，外出求學時無錢住旅店，便在樹林裡搭個小茅棚住，然後削削條爲竿，以樹汁爲墨水，讀書做學問。因買不起紙筆，便把這片樹林稱爲「樹兜」。宋代詩人梅堯臣，外出時總少不帶上一個小布袋，每當讀到佳句妙語，就把它們寫在紙片上，然後投入小布袋中。做學問時，便從小布袋中取出所記的紙條，或予以引用，或啓發思維，終成一位出色的詩人。

元末著名學者陶宗儀，遊蹤江華華亭時，累了便坐在樹下歇息，讀書。每有所感，就取出隨身帶來的筆硯，在樹葉上記下來，並將樹葉筆記放入準備好的陶罐中，埋入樹下。經過十餘年的積累，竟有樹葉筆記數陶罐。後經加工整理，終成頗有學術價值的《輟耕錄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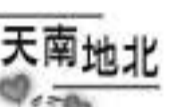
古人讀書的習慣，值得今人去細細的品味，而古人讀書的勤奮，更值得今人去思考，去學習。

小小的隧道，就好像走進中國人長長的歷史，遠的，至少一百年，近的，也有六十幾年，期間充滿了炮火、硝煙和仇恨。我們曾經從福建廈門大學那一帶往這兒遙望，如今，又從這兒向大陸那一大塊土地觀察，心情真是一時百感交集，一時又突然一片空白，空白上只有「感慨」兩個字，感慨於同是中國人打中國人的歷史，也早該結束了。幸虧，世事不會如一潭死水，總會起變化；要不然，我們哪會那麼順利地又在秋季裡、天氣氣爽的時候第三次回到家鄉走走看看。

到金門，我喜歡那種乾淨的、寧靜的感覺。汽車在島上行駛大半日，空氣新鮮原始，花香、菜味和海腥氣一陣陣迎面撲來，竟然不見不到一輛車子、一個人影，尤其是在農村、郊區公路行駛時，感覺就很特別，「塞車」簡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，這詞兒似乎已可從金門詞典裡刪除。陳延宗開車帶我們到一些歷史悠久的古宅區看朋友，那些小路、巷子就乾淨得難見一星半點垃圾。最奇怪的是家家戶戶，安靜排列，靜寂得毫無一聲半音的人聲。並非一種死氣，我們依然感覺到它的活力和生氣，有時門簾兒輕輕晃動，有半個人影在屋內閃了閃，可是沒人出來探頭探腦察看，不像以前我們到中國閩粵一帶農村探親訪友，小孩子一見到就飛快地奔走相告。金門沒有夜生活，晚上吃過飯後，就要在屋裡呆了。一如早年的巴厘島。難能可貴的是，治安特好，守監獄的開得沒事幹。乘車大小一律不要錢。近年整個台灣快樂城市選舉，金門居然居於榜首，被選爲「最快樂的城市」。一個娛樂場所不多的島嶼，能夠在開放後（一九九一年前是戰事禁區）吸引台灣觀光的人趨之若鶩、湧向金門旅遊，而金門背井離鄉的祖父輩衍生的海外子孫，大大地興起了回鄉熱和尋根熱，三番五次地到金門，從不厭倦，證明着仙洲（金門別稱）充滿了一種難於抗拒的魅力。身爲金門子孫實在感到無比自豪！

東瑞

# 金門老家回不厭



天南地北

二〇〇四年前因爲文學之緣，和老伴瑞芬結伴還鄉一次，那是春季將盡的四月；當年年底，又因金門建縣九十周年，又與老伴再度攜手飛赴金門島。也許，對於故鄉，永遠是感恩的、欽佩的、與對上一代的緬懷分不開的。

文字，也使我們這些海外金門子弟和老家的聯繫更爲緊密。那一年，金門故鄉爲我出了一本小說集《失落的珍珠》，成了我一百多本單行本中裝潢得較爲特別的一本；我對老家的回饋，也算「豐盛」，寫下了好幾篇散文，包括《我那金門島的祖屋》、《我不知道故鄉原來這樣美》、《重逢，在寧靜的酒鄉》、《仙洲之旅日記》等，總字數已近四萬字。此生何曾爲一個海島傾注那麼深的真情。

六年前的回鄉印象，像烙刻在心上，不容易抹去。期盼有一天，能夠一家大小再度回家，實地感受一下祖父輩生息、拚搏以及南渡重洋創一條生路、開枝散葉的情景和氛圍，不需要像我們需等了幾乎六十年後才回去的悲情。

難忘故鄉濃濃的文化氛圍，彷彿經嗅聞，都可以在空氣中嗅到化不開的文化香氣。「金門學」累積了那麼深厚的功夫和資料；《金門文藝》濃烈的文學色彩不亞於香港任何一本文學雜誌；也很少又哪一個中國人的縣城，願意爲其海外筆耕有成的成群金門子弟出叢書。小小一個金門島，舉辦美術展、攝影展，都有叫人嘆爲觀止的水準和成就，總是那麼叫人驚喜。如果我們聯想到金門全島不到十萬人口，就有那

樣的實力、氣氛，那就不能不叫人覺得香港的商業氣息畢竟太濃厚了。就說文藝雜誌吧，金門人口不到十萬，就有一本《金門文藝》，如果按比例，香港七百萬人口，如果文學氛圍好，豈不是可以擁有《出版》七八十本文學刊物嗎？實際上，香港現在只有五份文學雜誌，還都是受當局資助的。

難忘金門故鄉上上下下主人對海外遊子的貼心關懷。二〇〇四年四月，因故鄉爲我出書，我和老伴結伴返鄉，也想順道看一看在故鄉名氣很大的、被當爲古蹟的祖屋。在故鄉受到好幾位文人雅士的熱烈歡迎和款待。人抵達金門島的土地，才知道我們的祖屋有個「甲政第」的特別名字，在島上很著名。幾次我們到祖屋探望，都有感興趣的寫作人一起前往觀察。原來，我們這些「甲政第」子孫的名字和命運，是和祖屋的命運緊緊聯繫在一起的。最叫人感動的是，我們並非文壇大人物，更不是什麼大企業家或商界老闆，只不過是金門籍的香港小小作者，一到島上，就像一塊大石投入湖水中，盪開一圈又一圈的漣漪，一些關心海外金門籍寫作人的作家都很快知道了。難忘我們那次對金門的「處女返鄉」，竟也驚動了縣長，離金前他要見我們，不知怎的，那一次，能一下子冒出了那麼多不同報社的記者，好幾家報紙都當了頭條報道，我們可說是佔了百年祖屋的光。

難忘遊覽參觀一個又一個的地道、坑道、地洞。將這麼多打仗殘留下來的痕跡讓人當旅程重要景點參觀，在我素來的旅遊日記中是未曾有過的經驗。鑽入這樣的坑道，感覺不會很好；那會叫我們想起中國人過去了的不堪歷史。走進這樣不同的、各種各樣大大

# 人格尊嚴的兩個節點

宋志堅

自己的「貧」「病」之辯，使原先爲他的貧困感到羞恥的子貢自慚形穢。

在這個故事中，有人格尊嚴的顯然是一文不名卻能獨善其身的原憲，因爲身居高位而具有某種優越感的子貢，差一點落入原憲所說的「學道而不能行者」的困窘。我常對年長或年幼的親友說：「如果你官大位高，我不去求你，未必就矮你一等；如果你財大氣粗，我不向你借，就與你一樣富有。」還自以爲可作警言格言視之。讀了原憲的「貧」「病」之辯，方知這個至今仍被人認爲很阿Q的意思，早在兩千餘年之前，就已有人說過。人們習慣將貧與賤合爲一體，把富與貴配成一對，孔子的這位弟子卻以自己的言行讓世人見識，貧者未必就賤，富者未必就貴。由此觀之，所謂「人格尊嚴」，應當有以下兩個節點。一是人格平等。有文章說：人可以有貧富之差，但不可以有貴賤之分，這是現代社會區別於封建等級制社會的根本點。其實，無論是「現代社會」還是「封建等級制社會」，人格都有高低貴賤之分的。只是人格的尊嚴，不能以官位的高低或財富的多少去分配，這才是人格平等的確切內涵。失去這個節點，就很容易做出有失人格尊嚴的事來。二是人格自重。要別人尊重自己的人格，先須自己尊重自己的人格。

就像本文所說，假如原憲真的將子貢當做一根救命稻草死死抓住不放，那麼他就是「貧」而且「賤」了。同樣，假如子貢沒有將某種不屑與鄙視滲雜於他的對原憲的同情之中，或許就不會有原憲的那一番「貧」「病」之辯，使他幾乎下不了台。順便說說，聽了原憲的「貧」「病」之辯，子貢覺得慚愧，且「終身恥其言之過」，所謂「知恥近乎勇」，倒也不失爲君子。

# 進士題名碑上的狀元故事

汪金友



文化經緯

在北京孔廟內，保存着這一百九十八座進士題名碑。其中有元代三座、明代七十七座、清代一百一十八座。這些進士題名碑上刻着元、明、清三代各科進士的姓名、籍貫、名次，共計五萬一千六百二十四人。明代科考除洪武六年至十五年停考十年外，永樂十四年（一四一六）至崇禎十六年（一六四三），共有二百二十七年間的七十七座進士題名碑矗立於院內。張居正、于謙、徐光啓、潘季馴、嚴嵩等著名歷史人物的名字，均鐫刻於其中。清代科舉大體仿明，自順治三年（一六四六）至光緒三十年（一九〇四），共有一百一十八座進士題名碑矗立於院內。劉墉、紀昀、林則徐、翁同龢、康有爲以及洋務派領袖曾國藩、李鴻章等歷史人物的名字均刻於其中。

二十年前，我曾去過一次國子監。印象中的進士題名碑，就存放在這個院內。最近再訪國子監，才發現這些進士題名碑，實際是矗立於與國子監相鄰的孔廟大門內兩側。更爲有趣的是，在每通題名碑的旁邊地上，都增加了一塊石製解釋牌，講述了本座題名碑上的科考趣事和狀元故事。其中很多，讀來都讓人忍俊不禁。文字不長，不妨在此試舉幾例。

**薛薛狀元。**清康熙三十六年丁卯科的狀元是江蘇銅山人李蟠。他家境貧寒，進京科場時沒有盤纏，便帶了三十個饅頭。每天早中晚，頓頓吃饅頭。開考那天，別人都交卷了，他還沒答完，急得滿頭大汗，到四更天才交卷。康熙聽說後，念其如此苦志，特點其爲狀元。

**鴨蛋狀元。**明萬曆三十五年丁未科狀元黃士俊，家裡很窮。他三十四歲時，想進京趕考，找岳父去借路費。岳父家他衣衫襤褸，連客廳都沒讓他進，只給了他兩個鴨蛋。岳父家的僕人可憐他，偷偷給了他一點錢。沒想到，這個黃士俊竟然高中狀元。後來他以「鴨蛋」爲題，寫了一篇文章，送給岳父。其中很多名言警句，廣爲流傳。

**從未名到頭名的狀元。**明代福建共有十三位狀元，其中翁春的故事最爲傳奇。萬曆七年，翁春以鄉試最後一名的成績中學。以後多次參加進士考試，都沒有上榜。到了萬曆二十年壬辰科，他再次參考，不僅進士及第，而且還成爲狀元。

**因名字成狀元。**清乾隆五十四年乙酉科開考時，乾隆皇帝已經七十九歲高齡。年齡問題，成爲他主要的心理負擔。殿試後，閱卷大臣將前十名的卷子呈送他審定。當乾隆看到第十名時，見其人名叫胡長齡，不免心中一動。「長齡」兩字，不是意味著長命百歲嗎？於是大筆一揮，欽點胡長齡爲狀元。

**抓關抓出的狀元。**崇禎皇帝即位後，很想有所作為。崇禎元年，即開科取士。殿試後，閱卷大臣精心挑選了前三十六名的卷子，呈給崇禎審定。但崇禎懷疑自己的眼力未必能選出賢才，於是焚香禱告上天，請求賜給真才。然後將這三十六名進士的名字抄下，做成圖兒，放入罐內，再用金筷子去夾。結果夾了三次，都是劉若宰，因此就定劉若宰爲狀元。

**當官時間最短的狀元。**明宣德五年庚戌科狀元林震，早年因家境貧寒而苦學不輟，漸至博聞強識。當了狀元後，授翰林院修撰。但他當官一個月，就看不慣官場作風，請求辭職歸田。以後在家裡讀書寫詩，自得其樂。

類似的狀元故事還有很多。譬如明萬曆二十八年庚戌科進士韓敬，通過活動，花四萬兩銀子弄了個狀元，所以人稱「四萬兩狀元」。廣東番禺人梁子渭，在參加科考前，揚言自己一定能奪魁，結果只考了個二甲一百一十二名。回家後覺得臉上無光，便在自家大門和燈籠上都寫上「候補狀元及第」字樣。狀元候補，貽笑大方。

和進城是不得已而爲之，因爲如此，至少還有一線生機。進城即使無所事事，也是等工作、候機會的無所事事，比留在鄉間無以爲生、束手待斃要強得多。

進城農民三十六小時連續卸貨，看似不要命，說穿了也是出於對失業、無業及農村前途的恐懼。進城時間久了，農民也會受到勞力市場規律的影響，這時「閒散」也好，「過勞」也好，當事人都可選擇調節。這些都是資本主義優勝劣汰制或村社制的地方。對於生產方式的合理之處，托爾斯泰會看不懂，想不通？不，他認爲不重要，也不值一提。由於善良，他對資本主義的蔑視與憎恨太強烈了。

陸茂清

意識到這些指責呢？否。托爾斯泰明確表示，「藝術家的目的不在於無可爭辯地解決問題，而在於通過無數永不窮竭的生活現象，促使人熱愛生活」。

可見，不管思想家型文學家托爾斯泰干預生活、改造社會、反抗命運的願望有多麼強烈，對自己的藝術才華有多麼自信，但對於人文學科各司其職的分工還是清醒的，謙卑還是有的。就是說，托爾斯泰知道文學的職責是讓人熱愛生活，而不是爲人們、替社會解決什麼具體問題。從這點看，也就理解托爾斯泰批評資本主義炮火雖猛烈失準的原因了。

托爾斯泰應當看出卻沒看出，農民離鄉背井

# 黃楚九創辦「大世界」



大世界

鋼筋混凝土結構，多取園林景致，闢有風廊、花畦、壽石、山房、雀屏、鶴廊、小屏山、小廬山、諸景，另有招鴨、穿樓、題橋、登雲四亭……

大世界的面積較「新世界」大了一倍，遊樂項目也更多更精緻，請看《大世界開幕廣告》：「有花園及屋頂花園、劇場、書場、美術界、動物院、彈子房、鴛鴦池、金鯉池、大觀樓、四望台、招鴨、題橋、登雲各亭並旋盤園、演說室、女子文明新劇、魔術、電影、雜耍、寧波文明書、女說書、評彈、雜貨、潮州烟火；遊戲有走線飛船、機器跑馬、升高椅、升高輪、軟轎架、各種電光、西洋鏡、哈哈鏡、有獎撲克牌、定大世界門票只兩角一張，平民百姓也都消受得起。而且是一票通用，中午十二時進場後，可隨時進入任何場地觀看遊樂，一直玩到次日凌晨二點鐘止。場內還配有茶室、中西餐館、小賣部，成吃、喝、玩、樂一條龍。大世界開張後，每天遊客如潮多至二萬人以上，超過了十里洋場所有的遊樂場，成了上海最好玩的地方，滬上方言稱玩爲「白相」，由此衍生了「白相大世界」、「大世界好白相」、「不去大世界白相不算到上海」等流行語。」

黃楚九創辦大世界「炮打響，由此聲名大振，躋身舊上海「聞人」、「大亨」之列。

# 閒散與過勞

冬泉

托爾斯泰晚年有段時間搬到莫斯科去住，發現有些農民進城找不到工作而無所事事，作家敏感感到成年人的「閒散」十分可怕。同時，托爾斯泰又看到，有些進城農民在卸貨場從事搬運，竟一連工作三十六小時。作家爲他們的「閒散」擔憂，又爲他們的「過勞」痛苦，但解決方案一個字也講不出來。

後來人們對托爾斯泰的評價與批判，最矚目的也就是指責他僅只在抗議、在揭發，作爲一個負責任的大文學家，他更應當拿出改造或重建社會的「藥方」，但他拿不出來。是否托爾斯泰沒

金門印象 (網上圖片)